

# 我家的烏龜

陳婉兒



# 我家的烏龜

陳婉兒



山邊社

作者陳婉兒，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，現任職翻譯。文章多發表於《大拇指》、《星島日報》、《文匯報》及《公教報》等副刊。這是作者第一次選錄近年來的作品十餘篇，結集成書。內有溫馨的生活小品、遊思旅感和人物素描。風格親切可人，每於洒脫中現深情，平實中見浪漫。文筆活潑流暢、婉約清新，本社特推薦予年輕朋友。

—— 山邊社

## 我家的烏龜

陳婉兒

---

出版者：山邊社

承印者：更生印務公司

發行所：山邊公司

葵涌大連排道 152號 A

香港半山區屋蘭士里 6—8號

電話：548 2243

圖 頁：楊守年

---

1990年 11月 第一版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# 自序

我從少便喜歡寫作。

小學時投稿報紙副刊的一笑集，稿費五元，車費來回一塊四毛，還剩了三塊六毛給自己買零食吃！

中學時偶有佳作，承蒙老師在堂上當眾讀出，我在座位上，靈魂兒飛上天！

不過，真正對寫作發生興趣，還是在中大唸書時開始。大一那年，我加入了中大文社，在一班幹事打鑼拉稿下，也湊興寫上幾篇。當第八屆青年文學獎徵稿時，我剛在暑假歐遊回來，寫成多篇遊記，在「一時衝動」下把其中一篇送去參賽。成績揭曉時，竟得到散文高級組季軍，我自問一向與獎項無緣，這次獲獎便視為一大盛事。除了把獎牌珍之重之外，更說要努力創作，報答諸位評判知遇之恩！

畢業後，我一直從事翻譯工作。工作上使我可以接觸各類型風格和體裁的文稿，而我的文筆技巧漸有改進，擺脫了以往那種不中不西的語法。這時候，我也以不同筆名投稿文學雜誌和報紙副刊。雖然有時因為工作關係，精神和時間都不夠，也就停筆好一段時間，但生活的所感所思積壓無數，創作慾念又潛伏不息，到了某些時

候總要渲洩一下，所以多年來寫作生活一直能夠持續下去。

這本書選錄了我近四年刊登過的文章，包括生活小品、人物篇和旅行經歷，素材都很平凡，但那份性情總是清純真摯的。我特別收錄了青年文學獎的得獎作品「法蘭克福之夜」。那時的文章尚嫌幼嫩，結構也不嚴謹；但文章很有紀念性，異國的情調在在叫人回味。「漢堡初秋」是我第二次歐遊時寫的。雖說自己沒有大改變，自尊心強，對某些事情仍舊很執着，但似乎年紀輕輕時那一份瀟灑豪情已不復再。

其實我很喜歡寫遊記。在旅行中總可以放開懷抱，觸覺更加敏銳，文筆也能流瀉自如。不過這本書以生活小品為主，所以收錄的遊記並不多。

這些年來，我的家人和朋友都一直支持我多寫作。弟弟在澳洲那幾年，我便每次以第一時間把刊登的文章寄給他看，讓他在寫論文苦惱之際解解悶兒，他也不時給我提出分析和意見。至於一班性情中的朋友，見面時都會認真的問：「最近有沒有寫東西？」有些朋友如今都不在港，却還來信督促我，不聽話嗎？幾乎要遙控懲治，我都遲遲未敢回信。又有一位四川省的畫家朋友，他說他畫畫，我寫文章，一年後在青城山「比試武功」，看誰的功德高，把我嚇唬得成都也不敢去。

我知道，我間中便會驕縱自己。喜歡做的事就會不吃不喝不眠不睡也可以；要

是不喜歡，賭氣、懶散起來就死如爛泥。多年來，若不是他們真誠的關懷和提醒，我恐怕也不過是混混沌沌而已。

我謹以這本書送給至愛的家人和朋友。無論是在身邊，抑或遠在外地，都叫我感激和思念。如果「我家的烏龜」這本書還能觸動其他人的心靈，那更是一份意外的收穫了！

陳婉兒

一九九〇年九月



## 錄目

頭髮

灣仔風情

一年寒盡又歲終

法蘭克福之夜

漢堡初秋

平嬖

南嶺小說

我家的烏龜

再見桑林

神話之結

畫家

小雪

尼泊爾之旅(一) 加德滿都初貌

尼泊爾之旅(二) 血吸蟲大戰

瑪花和其他

棲

1

4

8

12

17

21

26

32

37

40

44

49

53

58

62

67

# 頭髮

我的頭髮自少就很稀疏，尤其是頭頂，幾乎光禿得看到米白的頭肉殼。我說，這都是拜爸爸所賜。他六十開頭，身體健壯，幹活又俐落，可是一頭花白稀疏的頭髮，給他加添幾分老態。他架着老花眼鏡埋頭看報紙時，一瞥就看到頭頂，好像乳白色吸墨水紙上黏着許多零亂的粗毫毛。

回過來看媽媽，一頭原裝髮又黑又厚。到了理髮店，還嚷着：「給我這裏削薄些，那兒又要修短一下。」好神氣！弟弟繼承了她的優良品質，不時在我面前炫耀，走過來直往我頭心看：「唷！難看死了。」我巴不得把他宰掉。

我對老爸說：「不是你的遺傳，我的頭髮怎會那麼弱！」他辯護說：「你就是用腦多，頭心不長髮。待我閒時弄些首烏湯，保證你有效。」我沒理睬，掉過頭便走開。

還是自己來做救亡功夫吧！我開了一枝拔蘭地小酒辦，嗅一下，好香。那當然是三份之二「內服」，五份之一外用，也不見得有起色，便通通改爲「內服」。我



又改用一隻特效洗頭水，用後涼浸浸的，大喜，以爲打通了五經六脈，誰知也是流貨。我真拿它沒法，這三千煩惱絲幾時休了，還是視而不見，求其六根清靜好了。

大概我積福經年，年中便出現了轉機。內地出了一隻生髮精，聽說很搶手，不過冒牌貨很多。我就明查暗訪，有說十分見效，有說沒有大用，那我便不敢輕舉妄動，怕稍有差錯，連僅餘的幾條毫毛也保不住！

一天，弟弟突然把一瓶生髮精弄回來：「是正貨，我的朋友用過都有效，試試不妨。」我開心得笑不合咀，也不枉我平時對他沒虧待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馬上試試看。生髮精的包裝很簡陋，一個白色膠瓶，前面貼了商標，後面貼上使用說明，還附有一枝塗擦用的毛筆，搽了後，竟有種滾燙燙的感覺，我笑着對自己說：「這鬼東西，要爭氣，別辜負衆望啊！」

過了差不多三個月，我小心在鏡前檢視一翻。嘩！不得了，頭心竟長出了許多髮毛，有兩寸多長，又粗又黑，我高興得跳起來，大叫：「我出了新頭髮呀！」弟弟馬上走來看，果真不錯，第一功臣歸他莫屬。然後我便走到爸爸面前，極盡揚威耀武之能事。

爸爸甜絲絲的微微一笑，然後輕輕提起他的手，在我的頭髮上撥了幾下，用指頭拉了我新長的髮毛，笑着：「真的，真的長出來了！」不知怎的，我的臉都紅了。在薄薄的頭髮上，我感覺到他那粗糙的大手掌，粗粗的指頭，暖和的手心，就在我的髮縫間柔柔溜過。他的咀角牽起，菊花紋在前額平平伸展。爸爸真的老了，如今我都齊他的耳朵，而他卻滿頭花白，一面細紋，爲我們勞碌半生。

我的頭髮越來越多，也越來越長。有朋友來家時，我總喜愛展示我的「優質產品」。他們七咀八舌地說：「果真神奇，還是你的髮質受用，我的朋友用過都不好……看你都精神醒目多了……你在那兒買的，回頭我又去買支用……。」我瞧一下坐在窗台一角的老爸。他看着我微微笑，一頭花班白髮，如皓月繁霜，剔透明亮！

## 灣仔風情

小時候住在灣仔，中學時才搬進新界去，後來一直在中區工作。天天習慣了在有蓋天橋上穿來插去，大減價時又去 Fontane、Hermes 轉，閒時去置地、聖佐治大教堂聽午間音樂，挺高級的現代文化人生活享受，不是嗎？想不到這陣子回到灣仔市區工作，隔別十多年，回憶雖有點模糊，但沒有完全忘記。這老地方依舊親切如昔，充滿生趣。

我的老家在修頓球場斜對面，是一幢四層高的舊樓，有騎樓、有天台、天台上面有閣仔，閣仔上面還養白鴿和鷄。舊樓早已不在，改建成銀行大廈。幸虧毗鄰的茶樓還「屹立不倒」，樓面還是賣甚麼合桃、黃陵、皮蛋酥，二樓三樓都是街坊茶市，老人家愛在這裏一盅兩件，聊上一個上午天。我還特地去「幫趁」那間改建的銀行，看他們工作效率很慢，人龍排得長長的。真惱！這塊福地培養出我這麼一個人才。偏偏落在你們手裏，便不能開枝散葉，白白浪費了我們豐富的大地資源，還我來着！

沒走幾步路，便是兩家老字號的茶莊。那在櫃位疊茶餅的師傅，我還有點印象。白淨面，多了幾塊長壽痣，健健壯壯的老樣子。我在門口站了一會，看着老師傅，又湊着濃濃茶香，真箇沁人心脾。在灣仔道街口的藥房仍在，小小的只得半邊鋪位。我們家十多年來都在這裏買甚麼跌打油、紅花油，說是正貨效果特別好，還介紹了衆多叔伯親戚老遠跑到這裏來光顧。看它今天還穩紮穩打，咱們家也有幾分功勞！

我喜歡逛灣仔街市，而且還上了癮，每星期總要來一次。有時買點新鮮水果，去街尾的豆漿舖飲鮮製豆漿加鍋貼，有時候，我也愛看那些亞婆賣出嫁拜神祭祠用的衣紙。灣仔街市連接水渠街、交加街……擺賣的東西又多又相宜。單是街角的亞嬸，也饒有趣味。她有十多個長方形大鐵罐裝着各式各類的餅乾，有曲奇、威化，還有花塔餅、手指餅、獸形餅……罐蓋是塊圓形玻璃，上面寫了餅乾的價錢，任君選擇。我走去問價，她答說：「花塔餅六塊錢一斤啊。大姐。」然後她打開玻璃蓋，用隻膠碗「稱」了半斤給我。我拿着一袋花塔餅，心裏笑，不知道小時候媽媽是不是這樣哄我的呢？

還有個架起兩張橈擺賣玉器的老伯，中午看他，他用薄薄的絲絨布把玉器蓋着防曬。自己便交叉着腿，聽收音廣播。下班時看他，正襟危坐，把絨布掀開，鋪展一塊塊綠玉，降魔治妖、家宅平安、晶瑩剔透，清心明亮！

對於這個地方，我有一份很微妙的感情。其實，我只不過是個平凡人，我渴望生活平實樸素而又豐盛，一代接着一代，把無窮的生機延續下去。



春二月

# 一年寒盡又歲終

慧美：

你的信早收到了，你那有水有雲有風箏的問候咭也收到了。我要是再不回信，難保你以為我已隱居深山甚或是息勞歸主吧！

我還是好好的，美貌與智慧，維持十年不變。你呢？是預備製造第二個小「嘩鬼」，抑或，糟糕，早已「投產」了！

我並沒有轉工作，前天才給鬼佬律師噴着雪茄熬了一頓，然後老板又笑盈盈遞來白信封，用中文打字機印着：「公司今年有合理的利潤，全賴各同事的努力和合作，閣下今年的年終花紅是相等於一個半月薪金，明年加薪百分之……。」他還在信尾加簽他的大鬼符，說真的，我也沒有甚麼興奮的感覺。加了薪還是會花掉，花掉了也不可惜。本想去買套裙子冲喜一下，後來連這份興緻也沒有。

有個從美國來實習的法律系學生，常走過來聊天。他自以為有型，最愛把手插在褲袋裏。他問我：「你有沒有看荷索和查布洛的名作展？」我側着頭笑：「那太

高深了，我是不懂的。我只愛看發仔的電影。」他問：「是不是香港的？」我笑道來香港大半年了，連發仔也不曉得，還說酷愛本地文化，你怎麼搞的。他又問：「你有沒有興趣去美國讀法律？」我說沒有，便不理他了。他說：「下次我們法律協會會冇咯嗒，你做我的伴吧。待我介紹幾個律師朋友你認識。」他插着褲袋走出去，錯過回頭看我一嘴臉不屑！

慧美，你看我還是那副德性，你少担心好了。

昨晚放工後去沙田圖書館，出來的時候拿着幾本硬皮書。我故意把那本厚厚的 Rabbit Run 夾在外面，John Updike 的東西不易懂啊！識貨之人准知道本人品味高級，氣質獨特！

我走下那長長的梯級時，看到自己的身影蠕動着，窄窄的冷短裙，襯着小高蹻鞋和一對粗壯的腿。回頭看圖書館的燈已徐徐關掉，慧美，那一刻我便有個衝動，回到學校再唸書吧！再鑽研兩年心愛的白郎寧、羅倫斯，豈不是好？再想，你的寶貝兒也該三歲吧，畢業後滾滾幾年，我也不知道混出些甚麼。我看天上的月兒，一年將盡，定必是又殘又缺了！



慧美，我還有像以前住宿舍時一樣，天天去跑步哩。今早天未亮我又到屋後的山徑跑步去，跑着，我便想，這陣子該是寂寞的，却又習慣了。我又想，年紀大了便找塊好地種花種瓜種菜，平平靜靜過下半世。

山路前面有一排路燈，長長的仿如天空脖子上的光珠，着實詭秘。慧美，假如山樹都有靈性，年去又年來，該對我有無限深情吧！